#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録四

卷四

孝經序
誦孝經觀
書孝經宗旨
識仁編序
仁孝訓序
近溪子集序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又擬作答問集序
盱壇直詮序
石鼓山堂劄記序
粤遊紀序
四古心易序
宏山先生語録序
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法海紀聞序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陳居士茹素序
誓戒編序
太上感應篇序
寶坻勸農序
送劉布衣序
蓮華國采真游詩序
楊淇如二尊人壽言
告二子述
勗程兩生

題丁茂才天牘
學說
讀楊子法言說
讀文中子中說
跋朱子摘編
仕學稿序
迂語

#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

## 孝經序

孝道之大備著于經矣貫三才通神明光四海至貴之行配天之德聖人之至教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事天地則仁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諸侯之所以保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廟保祿位庶人之所以保四體養父母未有離孝也萬善未易全也惟孝則全百福未易備也惟孝則備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則享至於還淳返朴致和召順歸蕩平而

躋澤亟調雨暘而集靈貺未有不由斯道者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者其唯孝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蓋言孝也孝順德也逆則凶矣孝者人之常行也人惟失其常行然後不孝焉不孝然後刑罪及焉周之衰也下陵上替害禮傷尊僭上犯分罪不容誅原其所由致此者孝德亡也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人徒見春秋誅罰之筆若是其嚴不知皆因孝德之亡而後有使天下有孝德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有弗協者司寇得

而刑之春秋可不作也然則孝經者詔萬世以常春秋者防萬世於變也常者固聖人之行而變者乃聖人之志何也志復常也夫惟失常然後變有變然後復本自無失何復之有要之變者一時之偶失而常者萬世之不易者也是故君子身任德教之責貴以萬世之不易者先焉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孝經生道也其德爲陽春秋刑書也其德爲陰故孝經之義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洪惟我

高皇之德其至孝矣乎

皇陵有碑

思親有歌

教民揭六言之榜

續諸著明孝之篇所以開一代孝治之隆也二百年餘造士與賢必科六藝而孝經不與焉蓋尊之至也何者士所窮經率沿襲世儒之說而飾以藻繢文繁而實寡而經反以晦惟是經也不列於學官不離於章句如玉就山如珠藏淵其質完也此非我

聖祖所以致尊之意然天下學者惟在熟誦心惟踐諸身而成德推諸人而成教則是經常行於天下天下多仁人孝子而刑罰之休致之不難矣乃若德至於天而風雨節寒暑時德至於地而嘉禾殖芝草生德至於人而壽考且寧蠻夷即敘惟

聖天子愛敬之極所致而輔相之上務也然稽之往牒與書生賤士持誦是經且足以感靈祇致瑞應是至德無賢愚要道無貴賤雖一物之微率此足以格天享帝而況於人乎而況上大夫而上至於崇貴乎

自古及今孝感之事史不勝書武林虞淳熙氏獨採其持經者爲集靈已至數百事矣孰謂是經文句不多而可忽哉竺乾之典玄元之篇世咸知尊重之者以其靈於感應也不知孝之爲德一切天地山川鬼神萬靈莫不率由故是經所在必皆擁護誦之出口必皆欣悅持之在身必皆瞻仰何則生生之大本在是也噫使世人咸知生生之大本自知是經感應尤甚於竺典玄篇而其尊重之情亦豈有異哉予是以取集靈畧節之附若是經之後至於孔曾言孝見之

他書及他聖哲之訓足以與是經相發明者採之為引證若吾羅子所說孝道直究根原本之不學不慮則包裹六極兼總萬法深乎深乎未可以尋常測矣蓋是經所謂孝者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引而不發以待後世之知德者其在羅子乎是故羅子之說真孝經之宗旨也附著引證之後聯綴成編自便持誦云爾及讀經文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羅子亦曰天下皆孝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予為之惕然予其敢不敬天下之為人父

者而自陷於不孝乎則是編也雖淺陋者所爲然不敢不出以小人亦所以畏聖人之言也南城聶鉉氏暨新安吳際可氏光先氏黃奐氏聞予之有是編也請而梓之故爲序

誦孝經觀

每日清晨盥櫛盛服上香北向禮拜畢面北默坐閉目槪想從自身見今年歲逆槪想囘孩提愛親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囘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囘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

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
歡喜即便將身觀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在
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然後開目舉手稱讚
曰
曾子行孝
孔聖說經　經於何在　在吾此身　首圓足方
耳聰目明　人人具足　物物完成　離身無孝
離孝無身　立身行道　身立道行　光於四海
通於神明　至德要道　地義天經　我今持誦

不得循聲　顯明實義　廣育羣英　上尊
主德　下庇斯民　庶幾夙夜　無忝所生

書孝經宗旨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則成其爲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不仁則不成其爲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曾晳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合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孝

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跡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畧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切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循像執跡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識仁編序

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全付於人故眞愛凝焉人之初生也一無所知而愛由身始膚髮之間少有不遂則啞然而啼是眞愛之所形也由是而漸知此身之所根連者而愛親愛兄漸知此身之所覆冒者而愛君愛長漸知此身之所貽衍成就者而愛妻子愛師友由是而凡所附麗此身感觸此身者無所不用愛焉愛若此其周也皆所以自愛其身也始於愛身終於愛盡萬物此人之生德所以爲全而與天地一故命之曰人而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也此見愛之爲至重而身之爲至貴矣均此人也則均此身也均此身也則均此愛也然而有善有不善爲善愛身者非獨愛其身爲一已之身已也又將俾其身爲天下之身爲萬世之身焉其不善愛身者隨物着念隨念怠身愚者怠於利智者怠於名所怠雖與其不能有其身一也等身耳或能爲天下萬世之身或不能有其身善否若此曷故焉則學與不學異也學者何也學以求識夫仁也識夫仁者所以識夫人也夫負首方趾戴皇天而履后土目視

耳聽而心辨智皆人也孰不識之而實不足以言識人以其未達乎生德也蓋生德之在人猶根本之在樹木也樹木之根本稟之自天而養之自人夫人之生德稟之自性而達之自學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達生德之謂也生德不達雖爲人與焦芽敗種奚異矣焦芽敗種惡能華實生德不顯惡能用愛甚哉用愛之難也昔子貢以博施濟衆爲足以言仁矣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堯

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故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教人以善者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乃謂之仁也夫博施濟衆與分人以財教人以善其用愛非不切也而孔子以爲不如立人達人孟子以爲不若爲天下得人則愛之道不亦難言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記曰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此之謂也是故學者所以學能愛以成其身也而魯論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見識仁之

為至要而為學之為至急矣此學也孔子之學也蓋洙泗之言仁備矣至宋程子獨會其旨而云學者須先識仁實大宗傳也而繼之者誰歟吾師近溪羅子結髮希聖以至艾耋不倦足跡幾遍天下惟以參學為事初由制欲體仁一辯恍然有悟其後參尋既久體驗深而踐履篤乃極力主張生德以盡仁蓋嘗曰乾大生坤廣生而人獨可以自了為仁哉必也大人乎合天下國家以成其身其視此心少有所抵滯即以為不仁少有所空缺即以為不仁少有所分別即以

爲不仁少有所縈戀卽以爲不仁或有病其博大者應之曰其病不博大耳若博大非其病也測吾師之學似將於上無所不安也於天無所不樂也似將於人無所不能愛也於身無所不能有也又似將有以立達人也有以得人也直繼夫識仁之宗傳者矣赤子者人之本也赤子夫何知哉知且無矣夫何言哉故夾雜子未嘗有言也而學者恒求之言若不敏者其門士之最下者也旣摘其言孝者爲孝經宗旨矣茲又類其言之近仁者爲識仁編予之識厲矣予之

識願矣雖然天下之生也繩繩乎相續而不已也人道其有息乎人道其無所息也奚恐其生德之脉而爲焦芽敗種耶其必有以俾之自昭明德保合太和而後吾心之仁始盡且後乎吾生者必有求識乎仁者也苟有求識乎仁者則是編也又或其萬一之助也向之梓孝經宗旨者同門士宿遷尹聶君鋐也今復請此編而梓之庶幾學道愛人之遺意歟遂序而與之

仁孝訓序

起元問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爲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爲人以其所以爲子者爲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爲人者爲子是謂事親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爲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能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

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不得於仁者蓋有之矣未有得於仁而不得於孝者也得於孝者天資之近可能得於仁者非知學莫之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以致其知夫惟物格而知至然後能不過乎物能不過乎物然後爲孝子爲仁人而無忝所生矣 起不斂自壯歲讀中秘書蔣會近溪羅先生入都因得請爲弟子蓋聞先生之教如此先生既歿而遺言在 起抱而讀之其言仁言孝燦乎若日月之明也 起謹集之爲孝經宗旨

為識仁編梓之恭卿又數年家居讀先生之言益熟而自覺夫向之所集者尚未善也乃手自抄録補其遺漏芟其重複所存者蓋萬餘言分為兩卷上卷曰孝弟下卷曰仁訓一以志傳習之省一以公聲氣之同會云

新命貳衔秩宗出以商於祠部汪君膳部楊君儀部駱君軍咸曰孝者仁之本也仁東方盛德氣也其常為春是書也梓於春卿之署固安趙改容謝曰然哉遂命剞劂氏

近溪子集序

起生嶺東幼奉庭訓即慕白沙先生之學年三十訪道金陵邂逅文塘黎子一語豁然徵其所自則師近溪羅先生次年起弟翰林而先生以齋捧入京乃偕贄門下時屨常滿戶外起惟注耳目於先生而不敢有所問焉竊自謂向所得於黎子者至矣先生歸于今十年黎子以先生命訪起于羅浮携集數卷以示展也竟讀乃忽覺超然脫繫翻然出樊走於莽蒼廣莫之墟而摶飛於九萬里之上然後嘆曰道其至矣

乎而為之煩曰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焉而起於是乎益知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閑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閑而有所執無所閑而有所執謂之罔有所閑而有所執謂之病病而莫吾瘳也夫命亦隨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也學其大者為大人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地必無所悖考諸三王必無所謬質諸鬼神必無所疑百世

以俟聖人必無所惑非意之也惟見赤子之心者爲能一以貫之若目覩白黑而耳接聲音舌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昭察甚著也嗟夫學患不見赤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知之說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憫焉非欲憫也蓋不得不憫也吾師乎吾師乎竭唇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乎識所說以成是編兢兢然畏學脉之稍差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孔子歸之於天命証之

於赤子而無他說焉可謂醇乎其醇粹乎其粹者也信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學大人之學者此其的乎大司寇天臺耿楚翁爲之標識而建昌郡守季公捐俸鋟梓可以觀同心矣嗟夫人一也而有大人學一也而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聖心一也而有大心起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宇宙之內必有大人焉其大心學大學作大聖者於先生之言且暮遇也不敏特書此以俟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近溪羅先生天性孝友自少銳志希聖弱冠以後至於強仕中間二十年皆其從師求友參學問道之日而猶不自以爲足也四十以後敭歷仕途隨其轍跡所至皆學也隨其善言善行所接皆師也耆年致政弟子來學者衆先生隨所啓問而指示之其大致不出於性善孝弟之旨顧聽之者目加明耳加聰欣欣皆有生意夫性善孝弟具在四書而先儒之傳註近時之講義發揮詳矣學者誦而習之竟無所得而乃得之先生以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其

賦性樸鈍雖嘗師事先生而蹤跡疎闊覧先生會語
初不甚解因丙戌奉使還取道肝上登先生之堂見
其家子姓雍雍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先生之弟子未
嘗離于側闇闇如也旣而會其同門之士進退揖讓
藹藹如也序坐之友動輙百餘其間有六七老人焉
聽而不辯有十數童子焉聽而不問彬彬如也少焉
酒行少者酌長者少焉歌發長者和少者秩秩如也
洋洋如也某乃黙而悟曰三代禮樂其在茲乎孔子
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先生仁者禮樂其有本乎

自此以後無再讀先生會語輒若迎刃解矣自此以後無月不誦之一遍塞誦之則通忿誦之則平鄙吝誦之則融傲很誦之則恭誦其言想其事行則其氣象思其容聲異欲步步而趨趨而不知絕塵之難及也因取四書次其篇章梓之以共諸同志或曰此豈先生意乎其曰否否雖然先生亦嘗言之矣曰予願吾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界見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郁人間涵泳周旋到得萬民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

愛已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已自將勃然而不容已然則以四書次會語康訢非先生意哉乃若徹底欶斵實俟能者

又擬作答問集序

或問子曰子師子羅子也子羅子亦何言歟予曰羅子何言哉微獨羅子而已雖古聖人亦何言哉或曰古聖人無言也今之四子獨非歟曰四子非言也古之有也四子者問而述之而已且夫聖人未嘗有知也安得而有言子不云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由此觀之古聖何言哉或曰聖人豈誠無知乎予嘗告我曰同乎愚夫愚婦者爲聖人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謂聖人無知也是與愚夫愚婦異也曰子未聞子張子之言乎子張子曰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是無知之體聖人與天下同之者也而子以爲異耶或曰子之說則辨矣予惜於是也而子獨能言之謂子非有知可乎曰予安足以言知予亦述羅子之言而已

然則羅子又惡乎知之曰羅子之求知也博矣非學一先生之言已也羅子之學始而求之孝弟遇一先生問之曰孝弟可以作聖乎先生曰非吾所知也然而子之心未定靜也羅子瞿然退而學定靜又遇一先生問之曰定靜可以作聖乎先生曰非吾所知也然而子之心強制也非自然之靈明也羅子瞿然退而任靈明又遇一先生問之曰靈明可以作聖乎先生曰汝以何者爲靈明羅子曰先生有問而某答者非耶先生曰此豈汝所有哉羅子曰此其所有也先

生門汝不可教也遂去不顧羅子端拱凝目汗流至踵再拜曰某自知某所得猶糠粃也先生何不哀憫某乎終去不返羅子於是發憤參學于四方窮髮鳥言無不歷也華門圭竇無不窺也深山邃谷無不造也露肘决踵無不問也緇流衲子無不禮也乞兒馬醫桁楊接摺無不聽也已窮矣已極矣無所往矣無所進矣然後乃知夫肝膽耳目非吾有也歸之於父母知覺運動非吾有也歸之於天地宮室衣服飲食非吾有也歸之於爲之者酬酢百爲非吾有也歸之

於物感學非吾有也歸之於古人夫惟歸之於父母也敢不孝乎夫惟歸之於天地也敢不仁乎夫惟歸之於爲之者也敢不公乎夫惟歸之物感也敢不順乎夫惟歸之於古人也敢不信乎而亦無所歸也而亦無所不敢也是故羅子者大孝也大仁也大公也大順也大信也而未始有乎羅子者也未始有羅子也非自不有也蓋有使之不有者矣故不有亦非羅子所有也而況於知乎而況於言乎曰羅子無言也而奚以答問爲哉曰此所以奉天職也雷之於春也

虫之於秋也是天職也孰知其所以然耶子知雷不得不鳴於春虫不得不鳴於秋也則知羅子之不得不言矣或乃鼓掌而輿曰吾乃今知羅子之果未嘗有言也答問而已矣夫答問而已也羅子何言哉

盱壇直詮序

不佞起遇吾師近溪先生也晚盖師倡學於海內有年矣起有所聞寔得之文塘黎丈起之晤黎丈如獲拱璧也既而面證於師所謂魚水所謂時雨眞沛乎其繼大娶而冷然其御長風矣時即知有吳郡曾川

曹丈爲同門上首而未之覩嗣於師榮哀録中見丈之所稱述意其蘊籍之深也萬曆丙申起以貳容臺至留都師門諸友前後參會曾川丈亦儼然臨之語數日夕殊悅我心嗣後時相促膝證吾師之所傳者爲起遺之起益若泛巨濱而遊清都誠有聞所未聞者焉蓋文塘丈之所得邇易而直截曾川丈之所得宏深而縈徹雖均之飲河均之出藍而曾川丈之於吾師若有所默授而別傳也者不佞亦何幸向未得之於師者今得之於曹丈也邇起卧痾羅浮有友自

吳中來岀魯川丈所橐師門直詮一編不佞盥而卒
業輒舉手而加額焉蓋丈以時之爲師學者多影響
於學樂而煞黏着夫當下未有以覩其全而闚其奥且
有疑信吾師而未知所適從焉者故揭此以爲指南
丈之爲意誠溥而爲心亦苦矣起非淺何足以知師
敢因丈之所詮者告諸同志庶幾乎有如挹吾師之
音容而聆吾師之謦咳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新安
佘生永寧周生之訓韋私淑吾師一見是編服膺不
置亟請付梓不佞爰書數語弁之俾吾師之道如日

之中而爲有目者所共瞻云

石鼓山堂刻記序

萬曆戊子予扶先太夫人櫬道吳門以歸予同門友彝川曹丈過而弔因請曰予先大人金谿府君之兆實它石鼓之山予誅茅而堂於其麓以守祀松楸暇乃讀先師道文旁及諸家有會於心輒劄而記之日久且多不忍其浥於風雨遂裒而爲之集從游之士又爲壽之梓願予一言弁之予惟石之有聲者古以爲磬而猶以爲難和惟夔能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

其感召至此後世之石見之文人學士之紀載者有石鐘石琴石鼓大鐘其聲則石化而金琴其聲則石化而絲鼓其聲則石化而革又何難和之爲哉學之不明於後世千餘年矣其難明也何嘗難和如石然道未嘗不明且行也亦任先覺之責者未得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耳及餘姚良知之說出而途人皆堯舜又至盱江孝弟慈之說出而赤子皆大人雖欲求道之不明不行於斯世不可得也此殆亦石之能鐘乎不止能鐘而又能琴不止能琴而又能鼓者耶鼓

所以作衆氣也論學至於石之皷則四方風動又何難焉魯川丈記其於石皷之山其殆天啟其衷乎予執親之喪言不文惟直述其旨如此

文塘子粤遊紀序

學之不明也則明德之不明使之也於是乎昧乎人道而妄施功力以鑿其天明德者天之道也而明明德者人之道也古人之學盡人之道而已豈能於天道致纖毫之力哉譬之寐者呼而寤之人也寤而自動自作天也呼者爲教寤者爲學一呼一寤而人道

盡矣四子六經大抵皆呼寤之語也而儒者妄認以爲功知言孝弟本是指人知能之良儒者輙云教人孝弟夫孝弟苟待教而能則孩提孰教之且太古未立文字之前又孰教之蓋聖人非能教人孝弟不過即人見在孝弟而呼之使人自明其知能之良云耳故今窮鄉下里目不知書者反眞能孝弟而能學問有希冀而爲之者孝弟之眞顧不逮焉彼純任其天而此天者鑿也嗟夫

大明之世宇宙之廣蓋必有明此學者矣予末學則

久寐之人也十年之前幸文塘子一呼寤已旋寐去年文塘子入吾夢再呼復偕入斯近得翁後人呼雖欲不寤不可得已然後知我師門之教直接孔子之傳而文塘子其入室弟子文塘子在吾夢兩月耳諸友翕然親就問難無虛日夜立寤者輒五六人一何善呼也文塘子嘗語予曰言者不離于宗則聽者直達天德稍不潔淨益起疑情予每會聽文塘子之論當紛然之辯徐而攝之便歸于一吉言從天而下予以冗沓又苦乏記性徒惜寶珠隨

風飄散乃請文塘子盍撿括之俾有所留文塘子領之茲紀亦其十之一也文塘子年已六十在師門寤後晉三十年未嘗立一字而特徇予請蓋虛而無所執也如此嗟夫鈞天廣樂屬耳暢神不必知音乃賞然世未嘗無天聰倘遇之直神解矣予何足以知之

## 四古心易序

有象有數非古也無象無數者爲古故六經之古莫如易易之古莫如心河圖未出羲畫未形而人心之神已與陰陽同其消息故曰神無方易無體天以之

闢地以之闢人物以之生成語古者孰有古於此哉一經義盡即不為古矣矧若文王演之周公繫之孔子翼之無傳愈近而尚得以古言耶曰所畫所繫所贊非古也而皆出於四聖之心四聖之心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豈惟四聖即使萬世而下有聖人出焉其心亦即四聖之心亦即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而敢謂其非古哉然是心也人人有之而謂人人皆古也可乎口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知之不能自知之故因亦不能有之惟聖人然後能有之所以能有之者

惟其能復以自知而有以見天地之心也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不外乎乾坤而見易者復也而或云聖人無復者非惟不知聖亦不知復之義耳羲皇一畫爲復而設故不明乎復之義而言易譬之管蠡之於天海其不足以窺測其大全也明矣友人金谿徐德吾予夙抱瑰琦中歲受學於吾師近溪羅先生之門潛心易學恍然有得於不遠而復之旨乃嘆曰吾今乃知心之妙也吾之心卽四聖之心四聖之心卽開闢生成以來之心

而今天下之民之物之心與夫萬世而下聖人之心及其民物之心亦即吾之心四聖之心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乃取乾坤與復之卦而著其說及上下經卦爻之序象而明其奇偶陰陽之所以然皆出於自然有非人之私智所能爲者凡數帙而以四古心易名其卷蓋以見易之所以古者以心而不以象數也嗟夫易非心也學者苟有得於心由是居則觀其象以玩其辭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無不可也德吾子可以學易矣

龜山先生語錄序

學必有師知師而後可與言學古之聖人蓋莫不有師而孔子之師益廣是以其道益大自孟子而後邪說盛行道脉中絕漢唐之際雖有訓詁文詞之師不足以言師也惟河汾氏知求師而師道亦在迨夫宋儒歷歷各有師承其云不由師而默契者非公論也蓋天道法乎自然而人道必有所本是故得友者半得師者全疑師者惑信師者得此古今學者之大較也

本朝理學白沙陽明爲至人從知陽春之靜坐龍場之處困爲二先生入處而不知二先生之師資者蓋廣特不名一師耳陽明之學妙於作人及門之徒一經指授如寐獲覺當是時不落擬議直信直從莫有王心齋先生者心齋一傳爲徐波石先生波石一傳爲張宏山先生今觀宏山先生之學專提一良字更不容爽雜至爲潔淨至爲精微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嘗觀孟子一生惟道性善故知曰良知能曰良能皆指人現在平鋪於日用之間者言之無古

今無聖愚人原是天目原天明耳原天聰一切動作原是天運現無欠缺現無矯揉此其說實得之子思子思中庸言夫婦之知能推至於鳶魚之飛躍更不容纖毫人力所謂良也孟子蓋本諸此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教乃所以直接孟氏之傳學者習聞之不知性善亦知知能本良然語之以現在皆善現在皆良輒疑而不肯信其或信矣猶不能不參之以人爲卒未免於執柯伐柯以人助天之病求其直取當下不生二見者惟先生耳非經真師煆鍊澄汰剪除傍蘖

截住路岐安能有此蓋聖學與俗學不同俗學可以聰明求勝可以聞見補湊可以才氣凌駕至入聖人之門一毫若不干涉須是浣洗腸胃湫滌精神一眞一切斬釘截鐵作工夫始得此非愚之私言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傳言武公年九十猶不怠卿士之交儆安其有此哉宏山先生之學蓋切磋琢磨至矣觀其言曰天下之道只在當下聖人之學只求當下當下學到終身終身只是當下學者終身無成只因當下放過嗚呼盡之矣愚末學幸於

先生門人孟我疆所得覩先生緒論傾心佩服第淺陋不足以發其蘊僅能推先生之學之決由師授以俟夫後之有志於聖人之學者之務求師云

## 刻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後世談學者各有一時之說宋人多言天理人欲其在近世則多言本體工夫要之皆屬支離而非孔孟宗旨也此理在人無方無體自感自通平鋪於日用之間學則聖不學則凡豈能加減於毫末哉孰爲天理孰爲人欲孰爲本體孰爲工夫種種色色皆由見

生復以我見而破彼見此言所以轉多也雖然任斯道之責者固不得而辭也亦各云救而已矣蓋昔王文成公云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則本體工夫原無二致明矣陽和先生最尊信文成公者顧於此獨不甚肯其說曰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先生之論主於救世人之不用工夫者故不掩於分析然後之學者果能由工夫以達本體則始雖分而竟必合否則徒守文成公之緒論雖說到渝合無縫罅處亦對塔相輪去此尚遠也起陋劣實

賴先生提醒今先生已逝痛何可言曾金簡氏刻先生書稿以公同志爰矢數語於簡端志不忘也

法海紀聞序

昔者萬大聖人以仁慈度世因時闡教語語歸宗無異心故無異論雖先後西東之地異而其揆一也奈何不見諒于拘拘者之衆耶惟我　明德羅夫子承往聖之後憲章

高帝私淑　文成一其心而不二尊其教而不他天下英賢俊傑受其薰陶者難以更僕數而中吳曹魯

川建同黎文塘則尤稱入室弟子焉黎丈曩來粵矣其與都人士相答問者予既紀之而曹丈南都之答問則僅見於佘常吉之筆受向爲題入玉華哀語中嗣後未有以見也歲己亥予會友于天泉有來自新安者出常吉法海秣陵兩紀聞就予正之予方思我曹丈既常吉諸友不獲見今見紀聞秣陵一會在目前矣载觀法海之紀更自醒人盡人之不能解脫生死者爲不知此人生一大事而自小其身也小則圍形字內滅東生西出此入彼輪廻生死何日盡乎可

哀執甚儻有大心之士不壹纏不委靡一如曹丈云云當下真能欲明明德於天下當下生死可了何以故欲大心大心大身大了得身心寧有生死經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一時消殞此之謂也學人於此勘破庶幾不負曹丈苦心設猶未也更請觀末後一段能知自在神通要歸於大身之識雖欲不明明德於天下不可得也雖欲不以是書爲符券焉不可得也何也舍是則無以長別苦輪海而直超聖境也即予秣陵所言亦不過於此相發明耳總之皆往聖

眞宗嗣德先師遺教也友人歸爲序法海紀聞以授
常吉冊請質于我魯川曹丈云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學者不克虛心而妄意于聖人之道爲之不已自以爲眞修實踐而不知其日入于僞甚矣學之難也爲其似是而非也鄉原之忠信廉潔豈不隱顯身心終始如一哉然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今使堯舜與鄉原共游於斯世世之人必鄉原之信而堯舜之疑也然於彼信之而日以疎於此疑之而日以親何也堯

舜之道與百姓同其日用不忍以其身爲皦皦之行而鄉原反是均斯世也自鄉原觀之則爲流俗汙世而吾得以攘臂攫美名於其間自堯舜觀之則比天聰明天明威而不敢不敬不敢遠道以干其譽若是者又何也蓋德有本而病有原堯舜終身不萌一自是之念而鄉原以自是成也如忠信以居鄉原則曰是吾所以爲忠信也堯舜則曰吾何忠信之有如廉潔以行鄉原則曰是吾所以爲廉潔也堯舜則曰吾何廉潔之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中庸曰誠者

天之道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自以為是則不虛不虛則不合于天載不合于天載則入于人為人為則偽故堯舜鄉原之辨誠偽之分也而世之學者莫克虛其心妄意聖人之道為之不已自以為真脩實踐者雖未必即入於鄉原然已與鄉原同病不可不自畏也然予亦惡敢咎世之學者哉予嘗親罹此病矣迺呂方稍覺而瘳而尚畏將來之復發也麻城陳子道中結髮志學迨今二十餘年矣飭躬勵行有一念之失紀之簿昔人所謂晝有所為夜必焚香

以告于帝者陳子能之游京師聞予之說於其友李子明仰欣然以爲然因李子就予而問學翻然以巳之舊見爲非夫使陳子之舊見果非也而能自以爲非猶足以入堯舜之道况陳子之素卓卓若此其未嘗非也明矣而翻然以爲非此豈予所及哉夫陳子既自非矣而予其又敢自是耶然予畏舊病之復發而得陳子以爲終身之鍼艾是予幸也陳子其亦藉予以終身不自以爲是可也尚何以請益爲哉於其行序而送之

# 陳居士茹素序

佛之教所以不廢於後世者何也人之初生無求而自足惟無求故無順逆無順逆故無愛憎無愛憎故無治亂無治亂故無貴賤無貴賤故無賢愚其後不能無求矣求則順逆生焉愛憎形焉而治亂出矣于是以賢愚不肖而貴賤賢愚所以分也貴賤生乎福賢愚生乎智福智生乎業業者順逆愛憎之所造也中古之世民之造業未甚也故爵祿足以處賢而田畝足以處不肖聖人之禮樂刑政猶足以維持其間

比其衰也貴者不必賢而賤者益以不肖貴不必賢故爵祿不足以榮其身而賤者益以不肖故百畝不能有蓋至於秦而世祿井田絶矣非秦能絶之乃衆生之福不足以持之也自是以後人無定分而造業益甚其趨利如兒童之甘蜜雖在鋒刃之閒而不覺其割舌之患夫天下所有者衆生耳今衆生悉蹈危機則天下鮮安平之福聖人之禮樂刑政既失其傳徒有文具莊子所謂并與斗斛權衡而竊之而重利盜藪者是也於是時也佛教未入中國而吾中國豪

但皆[illegible]心[illegible]本已[illegible][illegible]之深思振奮而與佛之意

默相會矣是以　淵其蔽而廓然從之若草之從風

也凡人之[illegible]以造業者貪為之也人之所以貪者愛

身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身已也又愛其子孫人之

情至於[illegible][illegible]及子孫則其貪愈無已時而造業愈重造

業已重卽已身不能有又焉能庇其子孫然而競趨

之不返也此衆生之所以爲愚痴也佛之說曰吾此

身四大假合如夢幻泡影山河大地皆妄念所結無

常迅速本非實有其萬億刼不壞者法身也法身可

求而色身可厭也佛非徒以此言教而已爽淨飯之嗣而苦行於雪山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身示人之毋當藏也所以覺衆生之愚痴而化其貪淫之念者可謂懇切而深到矣又願衆生畏慕之情而不廢因果之說因其根器之不齊而攝之以三乘及最上一乘[illegible]最上一乘則一切鬼神靈慤有情無情無不該括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之謂也晉宋齊梁陳隋唐及五季皆嘗奉佛矣然而

以國滅身禍不旋踵者貪之害也衆生之貪一也其所爲貪佛者與貪利奚擇此其法當禍也如宋襄之貪仁義果仁義禍之哉宋人不原其故而徒欲闢佛不知後世之必有佛乃天爲之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教人出家也其人固無妻子之緣者也使其不出家亦當以孤鰥煢獨而終也使其猶有妻子之緣必不出家也人之性在家固非減出家亦非增也然而貪着之累非見性不脫見性之地非出家不詣吾中國之聖人雖無出家之名而有出家之實堯舜之有

天下也其心不與焉傳授之際不私其子孔孟終身麁不罽煖則其名在家其實出家也豈若後世貪戀情愛纏綿不解而藉口于倫理者哉佛之徒麁食恥命補破遮寒乞化于人曰吾以減衆生貪慳之業說法度生曰吾以報衆生供養之德其上者由是超出三界而普度無邊而下者亦由此福利人天而陰贊王教蓋自秦壞先王之法戕生民之性而迄于後世非佛法不足以維持之此上天所以爲至仁也吾嘗譬之人生之初無求而自足無順逆無愛憎無造業

猶嬰兒之在乳哺也及其有求也不能無仰治於君長猶嬰兒稍長始就口食賴父母之教也既而分田制祿則猶冠昏之後割產而立之家也既而嗣業懸殊則猶割產之後有才不才其才者勤儉自立以恢拓其先業而不才者奢蕩不振至於無立錐之地以自存而佛者則猶人家之祖父不忍子孫不均之至此極也出而多方化誘之使有者不得自恃其有而無者不畢竟無復望也是皆衆生時節因緣所至而佛乘之出耳假使人家子孫在未割產之前則祖父

之多方化誘何所用之未劃産之前且無用矣又況口食之前乳哺之際乎歐陽子作本論知中國井田學校廢然後佛乘之而入是絶識也而不知先王之法之未可遽復故佛法亦未可遽廢則是其猶有所敵也先王之法之未可遽復何也衆生之福不等也其福不等何也智不等也其智不等何也業不等也業等然後智等智等然後福等福等然後所受等所受等然後先王之法復今試欲取天下之田而均之即人情恟恟不願矣此非智不等之明驗歟佛之教

所以等天下之業與智也然而未能遽等者聖人之
化必漸積而後成也及其成也而天下平平矣是以
末世而頓復于生人之初也雖有大聖大智亦若祖
父然僅日抱弄其子孫與之孩笑嬉嬉足矣化誘之
言何遽如是而佛自屏跡矣焉用闢而今猶未也嘗
欲與所知者約凡吾黨有倫屬之緣非若無緣者之
能出家亦不必棄緣以出家然後可以學道也第吾
人心性根原落着則不可以不求欲求之則釋典宗
教不可以不博遇善知識不可以不敬而訪之如佛

所戒律儀雖不能盡遵然殺盜淫其大者不可以不
戒壯強之前嗣續爲重職業爲急不免于混俗至於
衰白之後宦名可休而婚嫁已畢亦須發遠離之志
尋逐高明托處精舍研究一乘大足以了死生而次
足以不犯在得之戒如此則世法出世法兩不相妨
礙矣福之大也麻城陳後山居士年七十有六蓋素
業儒至晚年而奉佛布服蔬食持誦金剛般若諸經
泊然無營精神益以強健其了道中以春秋爲人師
游燕趙間有行而文一日就予而商學既而述乃翁

事告予曰吾子不忍吾親高年而茹素也若何予遂改容整衣之曰古人之養親也養其志也而口體不與焉曰體者世俗之養也今子不以世俗養可也道中憮然因請以說遂說之如此

書戒殺録序

誓戒殺者遊然子所作也遊然子筮仕祕省無何傷嚴慈之繼殂悲風木之不逮適有示以好生戒殺書者遊然有覺以爲悔罪惜福無以踰茲遂作八戒以誓夫戒殺即戒殺耳奚取八哉吾儒之教爲養與祭

必以牲牢不能不殺惟浮圖氏能斷殺然乃異教也蘧然子志在崇禮闢異故觀其會通參之典禮禮之所不廢者合意以從禮禮之所可已者違俗以從心如是而定其戒故得八焉是八者蘧然子以爲斷斷乎可以終身持之者也遂書爲一編自命曰蘧然子誓戒編楊子曰蘧然子之戒生於孝也因本慕故極思焉因極思故反始焉何也吾人自母胎分形而下有所饑寒痛苦卽啞然而啼蓋有此身卽有此知有此知卽有以自愛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孝之經也豈獨人爲然哉推之物類莫不盡然

惟一切含靈無不自重其生此民所以爲胞物所以

爲與天地所以爲大父母而孝之德所以爲通神明

而光四海也是故物之生未嘗賤人之生未嘗貴也

而有貴賤者以人能充之以育物而物徒知重生且

不足以自保此其所以懸殊也若夫人舍其所以能

育物者則與物正等耳何貴之有然則人之所以貴

者以能育物也人之所以能育物者以有孝恩也孝

恩之極是以能明乎孝之所自始明乎孝之所自始

則能明乎物之所爲同明乎物之所爲同則不忍以嗜慾殘物命不以嗜慾殘物命則能不傷天地之和而無忝所生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蘧然子之戒自孝生也與世之以福田利益爲事者殊矣蘧然子今爲侍御史或曰御史法官也而慈愛若是其何以執法楊子曰此蘧然子所以能執法也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苟有豺貘當道吾知蘧然子必擊之苟有封豕長蛇殘吾民者吾知蘧然子必除之蘧然子不自殺物而肯從殺物者哉以

是熱法只熱也公矣若夫內解慈愛之心而外振掛擊之甚或不能勝其私也如法何或曰燔炙者古人之遺義釣弋者宣聖之遺事亦奚以戒爲也曰俗之茹毛飲血也久矣不可以遽革也姑教之燔炙使無傷人焉爾也釣與弋外示與民同事也而不綱不射宿則亦無得之之心矣湯之解綱易之三驅意亦若是也大抵生物者聖人之本心而用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嗟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聖人慈愛之誠潜孚而默感之也其理微矣肉

食者與無藉口於聖人遂然子名卷姓黃浙之永康人楊子名起元廣之歸善人

## 太上感應篇序

[illegible]

感應者二才之至理禍福者羣生之定業後世學者諱言即言之止歸之幸不幸而已然質之古先聖人之說多不合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至於洪範一篇專言感應之理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

恒寒若燠恒風若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自古聖人言禍福之繫于感召斷斷不虛如此易言善餘慶餘殃推之漸積孺歌濯纓濯足本之自取甚明孔子之說也而後世學者反是予難言之矣今夫田夫野婦目不知書然一聞禍福報應之際即竦然畏懼者其良性未漓也而聰明識道理者反指之為虛愚嗟夫彼又焉知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哉然則聖人怖禍福歟曰否聖人者立命者也易又不云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衆人者困於大業之內者也故得而禍福之聖人太極而已矣儀象之所不能拘卦爻之所不能攝故禍莫干焉福亦莫之與也然而未嘗無禍福者是其所與民同患者也嗟夫非窮理盡性而以至於命者其孰能與於此張子思明讀太上感應篇而問曰是果太上所說否乎予曰子試言洪範九疇是天錫否張子默然予又曰子疑乎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張子恍歸與乃翁言之乃翁其號欣然謀諸梓以廣其傳可謂仁人也

已予因徵其理之不悖於吾儒俾讀者信受奉行同歸皇極之中並受嚮用之福則法施功德豈有量哉是爲序

寶坻勸農序

吾師逕溪羅先生嘗言天下有至易爲之事而人莫之肯爲者二焉爲學而至聖人爲治而致太平是也或問二者曷爲其易先生曰聖人之學只在愚夫愚婦身上太平之治只在耕夫織婦身上不亦易乎斯言也聞之者其能信乎不能信則且笑之矣孟夫子

之學傳於孔子吾人所尊信也至觀其陳王道於齊梁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以時等事曾有不疑其迂者乎曾有不擬其得志行道必有出此數語之外者乎嗟乎疑其迂猶可也擬其必有出此數語之外是以孟子爲誑當時之主也君子誣乎哉不誣也蓋其說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民求之而不與強則奪弱則怨不與者不仁

奪且怨亦不仁天下至於仁則治矣始於求之而肯
與也求之而肯與始於至足也然則治天下之大本
眞在於使天下菽粟如水火而已豈有異術哉予賦
性極拙一無所長至於強仕之年始聞師說證之孟
夫子而確守之雖守史局不治民不獲自試然傾耳
以聽四方賢者倘有一焉留心於此者喜動顏色至
忘寢食且欲挈身家而從之處也令而見寶坻勸農
書快哉吾非寶坻之與而誰與人生宇宙之間何事
多求但得居樂土飽食煖衣優游百年之內亦足矣

吾何足以知天下事哉顧吾嶺以南人也安能適此吾將持此告吾邑令君俾吾土之人人共樂之吾願亦足矣袁寶坻嘗以西方大慈氏之法化民愛民之深也大慈氏法以喜捨爲最今此書行於寶坻則所謂叩門戶無弗與者行且見之是速化之道也

送劉布衣序

三代以上道術能出于一者何哉一其心而不一其迹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而同之奚但國與天下雖一家不能又奚但一家雖一身不能故耳目手足

不相能而不失爲一體者其心一也格致誠正脩以
及於齊治平古之教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焉
而各隨其所位以盡其心出則爲皐夔不出則爲巢
許均之足以明明德於天下周末文勝道術始離而
孔子述古先之教不敢執一說以格後世孔子沒而
異端出楊墨子莫爭馳孟子闢之其說曰所惡執一
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由此觀之凡執一者
然後謂之異端不執一則道矣道可闢乎孟子沒而
聖學失傳漢興董仲舒彊勉學問遂成大儒慨然欲

罷黜百家而宗孔子至唐韓愈原道敘堯舜之傳至於孔孟而欲廬佛老之居以火其書其辭甚偉然二儒者實開後世執一之端迨於宋儒追尋孔孟之微言究極儒宗之體用表章闡明不遺餘力匪獨漢唐訓詁之儒所不敢望雖董韓其傑然者亦當退舍蓋眞有所自得者獨惜其我見之膠固而名心之莫覺攻佛甚矣而考其學之所由入不自佛者無幾也夫受一言之益終身不敢忘古之道也宋儒於佛奚啻一言之益不勝區區名心而忍攻之衛道愈嚴而執

一貫者於孔子何有哉宋儒之學蓋出於濂溪而濂溪未嘗攻佛愚以爲宋儒深得孔子之傳者惟濂溪而諸儒皆未足以盡濂溪之道也凡諸儒所爲闢佛者蓋等佛於楊墨而以孟子自況也然佛與楊墨異楊墨各執其一而佛未嘗有一說焉故楊墨之說橫行於天下孟子以一人闢之廓如也諸儒闢佛其力豈下於孟子而又不止於一人顧未聞廓如之效此其故可思已哉　朝儒者推薛陳胡王而四子復以薛于無聞陳王之書具存也謂其不由佛而入庸可

攏哉自宋而迄於今稱爲眞儒者無有不由佛以入則千百世而下可知也又奚必陰取之而陽棄之徒使心術有盜竊之隱罪哉蓋佛之說汪洋闊鉅而其要在於使人之明其心心者無大而不包無細而不入苟能明之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可以通徹而無所閡然人之根器不同機緣亦異故其所以使人之明其心者未嘗有一說也雖未嘗有一說然其要在於使人之明其心者固卽大學之教也所異者文字耳而或病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夫人患心未明耳

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目明而不可視耳明而不可聽無是理也或又以其出家爲廢人倫縁業爲誘愚惑不知此非佛之定説彼域之人蓋有出家者矣蓋有信縁業者矣佛因之以爲教使佛之教專在於是卽一小見丈夫能辨其非豈有千百年閒何許高明之士寧舍大儒之説而奔趨之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豈私意小智所能爲哉且吾儒之學不極深研幾則已矣如欲極深而研幾則必如大學之格物以致其知如欲格物以致其知則必如佛

之明其心蓋佛之學已擾吾儒之關而據其要雖欲却避不可得也大學之教絕於秦漢至佛入中國而始積爲之徒者類能苦行專志守其真脉非若儒者意見影響遂傲然而自足今欲使儒者如佛之徒苦行專志以求明其心其勢固有所不能然誠知彼能爲宇宙道脉常存恭敬之心而無輕忽之意而有志於古人之學者時咨而訪焉則佛之徒未必不爲唐虞之巢許也而又奚患乎道術之不出于一哉杞邑劉荷衣悟性幼而失怙遂入緇流者十餘年至金

陵遇今殿元焦先生誨之以學言下有悟焦先生曰子可以歸矣養母娶婦治生何妨作佛布衣亦自以爲無礙束髮從焦先生之教又二年而焦先生及第布衣已有子徒步至京師見焦先生予因與布衣有一臂矣焉嗟夫使布衣初不入緇流奚由至金陵遇焦先生不遇焦先生不明其心布衣一杷縣百姓耳日用不知已矣今布衣通達若是出家之力也衆生之根器機緣固有以出家而後明者矣佛安得廢此教哉布衣既明之後復信住家爲無礙夫住家之無

礙固㒺然布衣初有所悟且能自信而謂佛必入於出家嘗謂佛不如布衣乎布衣將辭焦先生歸予慮世之疑布衣者無以解也爲之推本古今道術之際以廣之嗟夫世之學佛者具若布衣又奚病於佛學哉

蓮華園采眞游詩序

上饒錫公風雅擅一時予在京師嘗介紹而求教焉居無何公以比部郎出副閩臬越三年予遭先君之變又逾年公來祭我粵游分鎮嶺東予遂幸爲治下雖八州諸郡歷勞若懸隔而惠城廣縱不過二里許同處以公暇自覺意氣有孚適然者又一年公知予讀禮之餘以游也出其所爲詩四卷示予予初以是慕公自獲與識以迄于茲凡五載然後得之吾人之遇高人妙劇今亦猶其得游於名山大川非其緣之相合雖勞

力不逮矣公曰子其爲我序之予閱是刻蓋予畏友匡與徐君序於前矣古詩三百篇其序自子夏而外亦復數家豈詩人寓意深遠非一家之說所能盡哉予讀徐君之序於釆眞游之義詳矣獨畧蓮華國不言而公顏以蓮國自號得無意乎按內典觀無量壽佛經說九品蓮臺以爲脩淨土者繫心注念卽得往生此其言之蓮華國者佛之眞境也公儒者也而又深於道吾道無畔援無欣羡無等待無方所公知之素矣豈誠有願於西方而以往生爲樂哉蓋天下之

迷眞者眾矣非其能離眞也以其皆眞而自迷也夫惟其不能離眞也則孰非生於蓮華之國哉夫惟其皆眞而自迷也則又孰非望蓮華之國於西方者哉公惟不迷眞也故無往而非眞矣惟無往而非眞也故亦無往而非蓮花之國矣佛設九品原爲權說公稱淨土亦爲寓言有能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又何權之非實何寓之非家哉公之詩若出別才似由夙學童年日課一二詩遇景輒就今是集所載清新流麗恍惚天仙之詞夫詩本性情者也性情孰能無之至

於詩則工拙異焉意所得於天之分者不可誣歟抑其所養亦有不同者三百篇尚已漢唐以來工於詩者未必深於道惟陶淵明王摩詰白樂天三君子有所窺矣白不及王王不及陶然其旨歸未免膏肓泉石沉溺退寂之意大抵道力有限而其見之聲詩者自不可掩焉耳公則不然方其養眞衡茅也其詩曰人生稟一氣賦予各有長百畝非堯憂九州乃舜場若欲漁治細安能牽一羊意已遠矣及登第之後歷歷中外入則羽儀天朝爲淸署倚重出則福星一路

爲碧生娑葢而有識者望其光輝知公非塵世中人而公之胸襟與於世有若不相涉然者將謂公以心寘道以身應世通隱顯齊死生非耶故其詩曰天上着我何爲焉不知山根結茅屋又曰恍然身世遊空界百寶光中擁法蓮無一相矣即公由是大普厥施躋世人猷乎不過其膚寸之雲游揚於太虛之表又由是而功成身退返於故吾而天下之疢痛痾癢恒相關也决不墮下乘爲自了漢明矣然則公之詩天耶人耶予得交於公有年茲益審爾固願以此學求

切琢於公者今序公之詩豈敢謾爲諛言以取悅而
已哉請以此次匡嶽君之序之後而廣其義

楊湛卿二尊人壽言

楊湛卿游太學而歸辭楊子而問曰古之君子之欲
壽其親也有道乎楊子曰善哉問也壽親有三道焉
古之君子必出乎其上者蓋有以祿壽者廩廩乎惟
恐其親之不逮也幸而逮焉廣厥廈美厥衣豐厥饍
如是而足矣此壽之下也蓋有以名壽者汲汲乎恐
脩名之不立而親無聞也親存而名立國人稱願焉

爲之發幽光徵積慶以娛心而悅耳如是而足矣此壽之中也蓋有以道壽者兢兢乎恐學之不至而無以及親之存而諭之於道也于是乎以惜陰之誠愛親之日以慎獨之功承親之志以育才之道錫親之類致吾親亦自顯其年之永而忘其老之至也此壽之上也夫厚其親而無名焉雖壽不亦辱乎名其親而不聞道焉雖壽不亦虛乎惟夫諭親於道則不藉祿而自厚不賴名而自榮矣故曰壽之上也古之君子之壽其親也必出乎其上者矣湛如曰敢問以惜

陰之誠愛親之日何謂也楊子曰君子之惜陰也畏時過而學不成也未聞以聖賢待其身而肯以衆人待其親者也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豈謂以口體之養爲喜懼哉湛如曰愛親之日則聞命矣敢問何謂以愼獨之功承親之志楊子曰幾發而後制不亦晩乎意動而後遏不亦反乎故君子之愼獨也隱而不可見也微而不可聞也以此事親恒先意以承志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致其親日中於道而不自知也湛如曰承親之

志則聞命矣敢問何謂以育才之道錫親之類楊子曰君子欲已之立也必從立人欲已之達也必從達人然後能有其身然後能安其土而樂乎其天而不以此事其親可謂孝乎是故曾子之養其親也每食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夫酒食其有之小者也而況大有乎故能悉衆善以歸於親可謂大有矣隨親之所與而不匱可謂錫類矣淮如曰錫親之類則聞命矣而致吾親自願其年之永而忘其老之至也敢問何謂乎楊子曰潤爾知壽考之可願也而不

知壽考之有不可願也壽考之可願者其壽而樂者也壽考之不可願者其壽而苦者也夫細民者之親也苦為生之難則不願壽矣宦達者之親也不苦為生之難矣或苦名辱則亦不願壽矣聖賢之親也不苦名辱矣或苦無以自樂其於壽也亦願不願之閒也安足以至於慾夫惟君子能愛親之日也是致其樂於吾親也又能承親之志也是保其樂於吾親也又能錫親之類也是廣其樂於吾親也故君子之親也處遠華若登春臺服布素若被華玉食蔬菽若享

太牢遯世不見知而若令聞廣譽之施也是故始而願其年之永繼而恐其老之至也惟君子之親爲然湛如避席稽首曰澗也二親逾艾澗也不及夫子之門幾以名祿爲至矣今幸聞古君子壽親之道雖不敏敢不服膺以爲吾親壽萬曆已丑菊月之吉

告二子述

郭得言之二子維屏維寧願予而問爲政以德之說予曰請誦予之所聞二子曰近之論德者涉於玄虛不能以無疑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然哉夫德惡可

以玄虛求也大學不曰在明明德乎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者也於此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夫得於天也實有得於天得於心也實有得於心惡可以玄虛求也然則爲政以德也若之何曰明明德以親民是已人之所得於天者非他人之所共明者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甚保赤子心誠求之斯三者人所共明也然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曰得於天也而何哉格致誠正而脩之於身所以明明德也由是親愛賤惡畏

敬哀矜傲惰之不僻而孝弟慈讓於一家是謂一家之政由是孝弟慈足法於一國是謂一國之政由是興孝興弟不倍於天下是謂天下之政蓋惟是德爲天下所同得爲天下所同明而人君天下之極又天下所同也而執天下所同得同明者於上天下之人各得其得各明其明各得其得是天下同得其得也各明其明是天下同明其明也各得各明是衆星之各成其象也同得同明是衆星之同共乎辰也是謂親親長長子子而天下平二子曰然則謂無爲而民

歸之也其非歸往之謂乎其洪範會極歸極之謂乎

予曰然二子勉之夫明德者人所同得然而不能有

也愚聞之師有諸已之謂信信其有諸已也知德者

鮮矣子身爲本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況士乎奚其爲

爲政二子勉之

贈程兩生

公明儀無畏乎聖賢顔淵欲齊乎大舜而人莫之信

者學不講也休寧程渾之與其弟叔雨同講聖學而

賢德彌殊渾之洗愛容衆雖是是非非而其情竟輕

叔雨不然時有所不可逾乎若不相接雖詞色不露而執情意壹然則昔人稱程伯子溫和而叔子剛毅大略相似使二子未知學吾猶道兩程以相勵則已同學聖人者哉願無退讓古人而增脩所未至可也雖使齊德古人猶自進往也矧吾人方且為山於平地者哉二子勉矣予蓋近而稍知進往者因書之以共勗

題丁茂才冊牘

道在當人之身一身能生萬法然循其身自負至踵

欲求一法了不可得惟其不可得故千變萬化而不窮而有少法可得即住於一法惡能爲萬法主耶如口之於味自少至老經嘗何啻萬萬其味以無味故彼自生酸苦於牙舌間者其臟腑必有受病之處而亦不能甘飲食矣推此以往莫不皆然士君子學未聞道類於枝葉不能不艷慕李唐以前率稱三不朽謂立德立功立言是已宋以來乃稱士品有三曰道德功名富貴也人皆以是爲不易之論矣惡知反求諸身都無是事而一有所着總如口之自生酸苦耶

惟有聰明直達之人一切都無艷慕其於道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出作而入息時至而事起物感而聲生非徒無意於立言與功也於立德亦然非徒無意於富貴功名也於道德亦然脩然一身挺樹於兩間枝枝自相扶葉葉自相覆種種奇花美果如綴琉如貝錯俱出自然夫何爲哉海陽丁茂才以其尺牘示予展而讀之一而知其爲學道之士也不止於欲以文名家而已觀其首篇云睨人間富貴如夢幻泡影而後乃今直熱做人上發心者嗟夫安得此過量

之言哉丁生斷于言弁其卷端予固陋無以展生願生究竟所謂做人者自踐其言而已矣予所謂道在當人之身一身能生萬法者生試思之而自得之予安能有助於生哉

學說

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靈萬物者其必由學乎天開地闢神聖生焉孳生之類成資其覺雖學之字未制學之名未立而有學則已久矣迨夫羲皇因河圖而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爻之名立焉爻之爲言效也本則人也感於物而動則人變而爲爻此爻之感彼爻應之則爲爻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不慮而知所以效乾之易也不學而能所以效坤之簡也人

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莫先於愛其親故爻下着子謂之孝堯典曰克諧以孝烝烝又言舜之愛親如孩笑提攜時也親悅而子悅子悅而親益悅人道之常也是爻之義也而舜處其變故進進自又以化其親止於孝者也及殷高宗傅說之問學之名始見學之音與孝類而其形亦取孝而加羽其上傍以象習着字於下以象養字從孚變烏之抱子爲孚移一點於上則爲字孚抱字乳也乳燕將飛其母引之而子從之謂之習故習與字咸取義於烏禽烏得氣之先而

靈故參者而能學而學之一字取義焉有以也能學
者人之本性也何以見之若生子初生彌月之後父
母以嬉孩之即開口而笑此即學之根也其後漸漸
學言學行又漸漸學揖學拜又遇事遇物漸漸學之
如孔子之一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孟子之埋葬皆人之
本性虛靈自如此也故習不可不愼也所惡於執一
者至[illegible]誠道也率性之謂道能學之謂性能學之性
謂之[illegible]虛靈之一聖人與衆人同之衆人與萬物同
之者盡而能了此一然後謂之子孟子曰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中庸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以誠身誠身以順親然後謂之子鼓子也者了此一之謂也孝者學之根也然了此一然後謂之孝學者孝之實也然了此一然後謂之學學又曰學者覺也覺即了一之義也既能覺了於己者能推致於人而文生焉凡行之可法言之可則皆文也孝而文之則爲教學而文之則爲斆中庸曰脩道之謂教傳說曰斆學半其義一也孔子曰聖則吾豈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可以稱子矣

孔門未嘗輕以予與人孔子未嘗輕以學與人曾子未嘗輕以孝自與蓋此三字乃天地人之至理于聖之所難也而後之學者率以易視之予故特著其說且以顯學之不外乎孝而孝之不出於學者非孝也而可以觀了道之大矣

## 讀楊子法言說

孔子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若鄉愿則德之賊也後世學術不明將中行之致類以循循然有規矩者當之夫以循循然有規矩爲中行此鄉愿得竊其似以

爲亂也復之六四不云乎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四居羣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爲應有中立不倚之槩其復也獨其從也道此其剛毅奮迅宜何如者豈循循然有規矩之謂哉彼鄉愿者以忠信廉潔媚於鄉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流俗共以爲賢而鄙儒亦遂中行之率羣盲而歸譽焉蓋至是然後鄉愿得底其賊以亂天下則揚雄之於王莽是也雄病莊列之徒詆訾聖人而作法言以推尊孔子不知其所見者正孔子所謂德之賊拒之惟恐其入室者也

夫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竊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莊子所以爲此賊發憤也由此觀之莊列之徒能爲孔子法賊而雄反引賊以入我室也莊列於孔子猶藥石也而雄之推尊反爲恙疢其毒滋多莊列即不得爲中行猶不失爲狂而雄則愚而入於鄉愿之黨遂至以莽之德勝於伊周雄漢儒之望也而歸嚮如此莽之能移漢祚雄有力焉人謂劇秦美新之文非雄所爲吾徵之於法言矣其孝至篇曰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

何曰攖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據雄之意以前所答者合於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之說以後所答者合於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說而不知其乃所以飾是而非也故莽假周公而不輟雄則周公之假阿衡而不輟雄亦阿衡之彼不輟者乃有大罪存焉而雄不知也美新之文非雄之作而誰之作蓋人終身趣操定於學術之際猶適燕越者自

發足始故大學之教必先於致知知之不審而遂欲求其善有不爲亂賊之徒者鮮矣予讀雒書凛凛乎爲學術長技著之使後世學者毋以循循然有規矩求中行而以可非可剌者棄狂狷是吾道之幸也

讀文中子十說

文中子之於道可謂大矣其尊孔子曰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一矣或問何謂

也曰使民不倦又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安得周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夫潴水之沼鯨鱔不並畜羊腸之道負戴不並馳其狹小使然也試之大海與通衢而觀之則萬怪出沒而車轂擊人肩摩則大之故也又況天地之大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奚怪焉若文中子者可謂幾之矣彼其於孔子之家法步步而趨趨六經之讀與當世人物之評其思之至精而言之允當其自敘銅川六世未嘗不篤於斯也信哉非世業安能若此其

至乎吾道之傳卽以文中子繼孟子之後無愧也唐韓昌黎氏謂軻死不得其傳意者未見文中子之遺書耶抑亦智不足以知文中子也吾嘗謂孟子之後若文中子周元公二君子其啇也次之則程純公又次之則陸象山耳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若文中子者化則未知何如謂之大則斷斷乎非過也周元公則幾化矣程純公其美矣哉象山信人也邵堯夫自別傳而聖者也後之君子必有信吾言者

題朱子摘編

是編蓋從梁文叔書云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某於此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此豈晦翁一生爲學履歷公案哉觀其平日研錯綜百氏強踐履勇擔荷便是何畏之覸有爲之淵不欺之儀胡以遠過迨其晚年翻然有覺恍然自失而曰昔向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如此則知仁矣

又其言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所謂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者非聖賢然則後世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有始有卒者朱子其人也可爲百世學者師矣張陽和先生月聯都下同志論學每會歌半畝勝日等什無不興起者先生[illegible]誦詩至於可與惟其言之達諸天也非朱子悟後何處有是然其篇什應不止是也遂發其全集得若干首曰是不亦與陽明先生所輯晚年定論互相發明乎乃合爲一編題曰朱子摘編先生門人曾舜

徽氏請公諸同志乃捐貲付壽梓焉蓋自定論出而朱子之學不湮於傳註自摘編出而陽明之輯果得其精華陽明有功於朱子是編復有功於陽明而爲同志之助多矣吾輩觀是編固可以無疑於傳註之說然所謂信得性善及爲第一義者則不可不以自考所謂引三子之言爲第二節工夫者則不可不如此發揮與前日知此則知仁特達見本根曰識得東風面亦不可不如此知如此見如此識也蓋象山先生有言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

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洪惟理學入
我　歷代本當
大明之運而向者苦於章句之支離今朱學歸一則
已有大段光明之機而任其責者獨在吾人而已吾
人更不擔當則亦無可推諉者矣起元資稟椎鈍誠
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惟幸同志不棄而教之

仕學稿序

聖人之學時而已矣時視視學時聽聽學時言動言
動學時而往也獨非學乎顧知學者即仕是學不知

學者存學而非學矣聖人憂于羔之賊憂其未知學也惡子路之佞惡其不知而餙說也以子路之賢可以爲不知學乎吾不觀之他觀其言學止于讀書則見之矣子羔之見猶之夫子路也彼其親承聖教而且作此見也又何惑乎去聖千百年後也夫尚學止于呫嗶文藝之爲則仕者固有所不必急于其所不急而能乘其暇以燕之其爲志必有高出乎流俗者矣以彼其高出流俗之志而一求于聖人時習之歸趣吾又知其不難也晉陵蔡體國氏妙年遄捷上第

其文奇崛犀利已而服官留都七載之中請告居半讀書東山白雲諸境所得益充實其華益斂而間游戲于文藝則向之奇崛者化爲典雅矣向之犀利者化爲莊重矣文質彬彬蔚有君子之度信非仕之優未暇及此也然并體國有高出流俗之志則將他有經營他有嗜好耳亦安能及此流俗之論未有不忽狥制義者愳謂吾人自兒童時父師所祝天而教動色而喜以至長成則有司按其文而登進之

天子遣使校錄而賓興之命大臣侍從拔而獻之臨

軒而箕之皆是物也基命于吾父定命于吾君而不足重則待何者而後重而以爲芻狗是謂遁天背情忘其所受吾見天下之哲士福人皆不作此見也非獨體國然體國獨能增修于前倍臻其妙者亦其夙習之深而獨詣之致也頑即以是名體國之學可乎學必以聖人爲歸而學聖人之學未論其學先論其志如體國之志是不以他經營嗜好壞其素質者也率是以究竟聖人之學吾知其必有成也不佞歲戊

子寔奉

天子命校七閣之士而言詩者首體國當

是時亦有所以知體國者而不徒以其文藝之工已

也今讀體國近製喜體國不爲流俗之見嘉其志而

期之以大成也於是乎書

廷語

人道至貴以其不爵而尊世之達官貴仕未有不受

命於天子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

君之號亦隆矣何所受命哉實天倫也嚴君直禀天

倫而不命於人蓋有身斯有家身也者家之身也豈

待子之而後不離家也者身之家也豈待命之而後
不解其間情足以相親禮足以相接義足以相成有
磐石之安無累卵之危是其自然之貴也特人不自
知而自輕忽之是以不能盡其道而亦不能享其貴
耳　家之中有夫婦焉有父子焉有兄弟焉有朋友
焉特無臣耳而無獲其役也特不得君而事耳然有
事之之道焉出賦稅以給公上是也古者八家同井
以耕公田是民之八夫共事君之百畝其急君之義
即寓於先公後私之間後世井田之法雖廢而有田

則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乃莫知先公後私之義必待縣官催科逼迫之尚不可將箠楚及焉公人差快詈罵而需索之妻孥爲之勤動雞犬爲之不寧當此之時始自受其賤且辱矣又莫知自反其取之之由今歲如此明歲復然彼人如此餘人亦然夫賤者貴之反也辱者榮之對也不賤則貴不辱則榮知賤辱之所由來斯知所以遠賤與辱賤與辱既遠則吾身本榮本貴而何歉乎哉如此而又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和其家睦鄰敦好毋傷和氣以勤助

施以儉佐貧以平止爭以長息訟則可以終身不見官府自禮拜神明祖宗外不屈一膝豈有非法及之此皆自貴之道也民之所共貴者有官之人也然有官之人苟不兢業自愼一罹於法與罪人無別是故貴不在位而在乎兢業之心是心不失雖匹夫未嘗不貴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其命於天也惜乎人莫知所以自貴也惜乎莫有君子長者教之以自貴之道者也夫父子兄弟夫婦之道非有難盡者而民恒悖之何也其見倒也倒者不順之名也順見則

其理顯然倒見則其事盡悖顛見之所以倒者又何也曰生乎智智生乎福其福消故其智奪其智奪故其見倒至於福之所以消則其由來者漸矣難以悉舉而人皆蔽於一言曰忘本何謂本君安之親生之是也今之為親也薄而為妻子則厚歲時挾物奉妻族者豐鮮甘脆惟恐或後而父母曾不嘗其寸臠盛裝綿帔夜夕毀以悅妻意而父母曾不廢其一錢置產大富幼聘則數十金百金不辭父母欲得些須以遺所愛則如出身血百計阻免而後已父母生其

身卽樹木之根也妻子其枝葉也根培而枝葉自茂
今撥其根而徒厚其枝葉吾未見其能久也人之所
以得安其生者以有官府之法也不則强凌弱衆暴
寡猾者盡藏盜期奪之矣柰何蹇福之人罔識君恩
之大本等賦役謂爲厲已詭寄飛走無所不至寧費
財以賂書算而不肯輸之朝庭至於城池橋梁之類
皆爲其身家之籓衛徃往之通利官府主持於上小
民利賴於下隨時脩補衆力易舉而故不願出一錢
及至白起庄房造花園於平原曠野中連墻數十丈

猶不能無扺扎之虞却甘心爲之不計其費何其不知類也知此之人實繁于有徒皆將自己現成之福日消月削以及於危亡危亡之候將至則本來之良知發而倒見生怜其自爲而罹於五罰官府日見其多事而民生日見其窮蹙矣莫知反本而歸咎於命於是紛紛禱福爭許鬼神命肆多於工商叢祠劇於屠市無益於事徒懊惱終耳吾以爲蚩蚩之氓各有昭昭之性第酣睡之久不覺不知今當喚醒使皆明君親之恩而無從忘本之習一念反本則福漸生而

皆熙熙然矣自能順帝則於不知忘帝力於何有猶反掌也要之祖以長民一政一令務以明民而勿以愚之爭端勿滋訟竇勿開一意與民休息而專以教化為事擇儒生之醇謹有行義者使往各社而為之師遂克

約講月約一再舉則講

聖諭六言以誘化之夫鄉約令已行矣獨窮鄉下里猶難徧及社師行則無患其不徧不必長民身親臨之實無計也往時督學行部必試社師此舉久廢然道府州縣皆可行也何待煩督學哉今各鄉社皆有

師然後興也人不知其行誼端否其間未嘗無賢者
然不嘗者亦有之合令報名出試觀其所作而因以
察其爲人可者留不可者斥以選於鄉而城郭者補
充之人給一帖開其合行事宜以往而將稽其勤惰
使其歲有苟且之意庠上因隸學官不可以勞而近
郊社學各取便宜不必更設或謂遠社出試似亦可
罷不知此師多爲鄉民作狀壞人心術莫此爲甚試
之而去其不肖留者籍記之彼有憚而不敢爲亦清
訟之一端也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

於物然後安處善樂循理而爲君子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此迂夫今日之説也

證學編卷四終